

The DEATH

总统之死

下

作家出版社

〔美〕威廉·曼彻斯特 / 著
梅静 陈杰 / 译



THE DEATH OF A PRESIDENT

William Manches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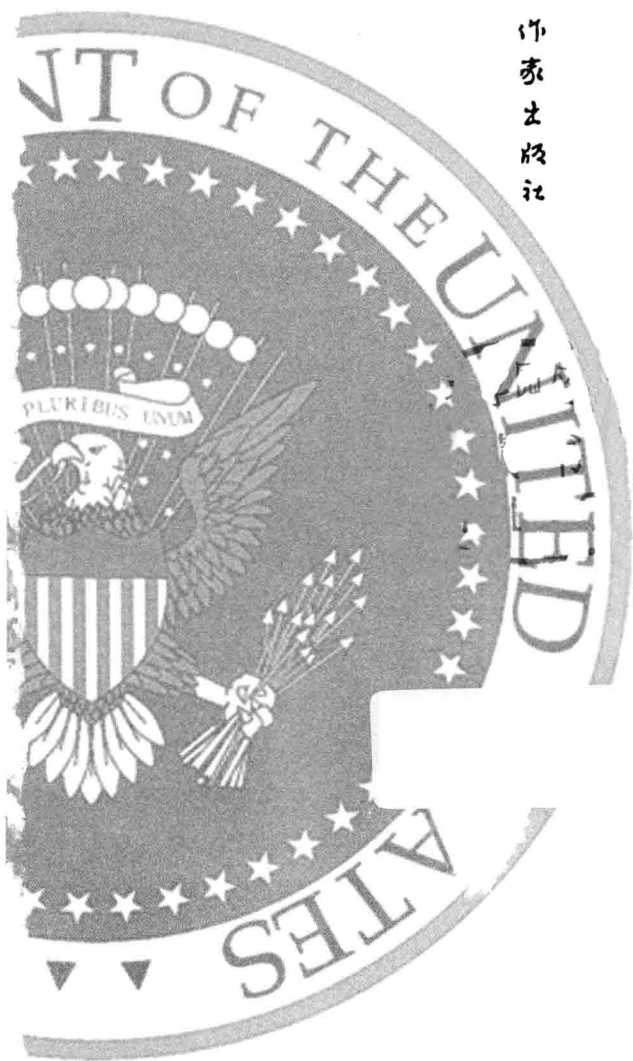
总统之死

下

〔美〕威廉·曼彻斯特／著

梅静 陈杰／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3-86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总统之死(下卷)/(美)威廉·曼彻斯特著;梅静,陈杰译.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9

书名原文: The death of a president: November 1963

ISBN 978-7-5063-7474-3

I. ①总… II. ①威… ②梅… ③陈… III. ①历史事件-美国 IV. ①K712.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9848号

THE DEATH OF A PRESIDENT: NOVEMBER 1963 by WILLIAM MANCHESTER

Copyright: © 1967 BY WILLIAM MANCHES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 CONGDON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总统之死(下卷)

作者: (美)威廉·曼彻斯特

译者: 梅静 陈杰

出版统筹: 文建

责任编辑: 赵超

营销编辑: 王佳琦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95千

印张: 27.75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474-3

定价: 98.00元(上、下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六章

空军一号

在风力的推动下，总统专机以接近音速的速度向东行进。离开机场以后，吉姆·斯温代尔朝地面上俯瞰，看见平行四边形的防风栅栏和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纵横在棕绿色的平原上，地势非常平坦。平原前面出现了蓝色的海水，远处是微皱的群山。飞行员向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报告了预计的抵达时间——“2305Z”：美国空军的“祖鲁时间”即通用的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也就是说，空军一号将在华盛顿当地时间傍晚六点零五分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在抗击日敌的战争中，吉姆至少需要五个小时才能驾驶着螺旋桨驱动的轰炸机飞过一千三百多英里的驼峰航线^①，但先进的空军一号只需两个小时多一点就能驶完相同的距离。

他调整了表上的时间，德克萨斯的下午三点（祖鲁时间晚上九点）相当于华盛顿的下午四点。平飞了一段以后，空军一号开始喷着火焰徐徐上升。斯温代尔的爬升速度从每分钟六百英尺飞速上升到每分钟四千英尺，空军一号每秒消耗一加仑的柴油，上校很快把飞机上升到两万九千英尺的高度。他决定把飞机飞得尽可能高，至少要超过其他飞行员带着肯尼迪飞过的高度。他伸手按顺时针方向推动着黑色的平衡操纵杆，让飞机又向上提升了大约一万两千英尺，然后继续向前平飞。在离地面约有八英里的这个绝对高度上，天空平静而晴朗。但这种平静是有欺骗

^① 驼峰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南高原和四川省。是二战中美军重要的空中走廊。

性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传来了下方有雷电的报告。吉姆凑到机窗前往下看，看到狂风把黑云吹散，雨势一阵比一阵猛，冷锋正从亚利桑那朝飞机后面逼近过来，暴风已经席卷了佛罗里达沿岸的狭长地带。爱田机场的气温急速下降，西边的天空却很明媚，肯尼迪总统把好天气带离了达拉斯。

斯温代尔想到了翻腾的云彩下呈现的景物，密西西比松垮的河岸以及孟菲斯和纳什维尔的方格状土地交替出现在他的眼前，斯温代尔很高兴不用亲眼目睹这些景致。他想避开一切熟悉的纪念碑，眼前的仪表似乎给他创造了改变自然的机会。他加大油门，在风力的推动下加速往前飞，在高速的行进中他的最后一点错觉也磨灭了。无处可逃，世间没有补救之道，他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无论怎么逃都逃不了。

在每小时五百三十五英里的航速下，夜悄悄地降临了。起飞后不到四十五分钟，阿肯色东部的天空开始慢慢地暗了下来，南边的天空上出现了一个飘零的月亮，不足一半的残月鬼魅般挂在子午线的旁边。起初他把这看作一种赐福，这样回去的话，在黑暗中降落是再好不过的了。斯温代尔觉得回去时华盛顿的天越黑越好。但是当阳光不再以后，他心中的刺痛感却越来越强烈。他和肯尼迪同岁，他觉得约翰·肯尼迪和杰奎琳·肯尼迪是“我们国家最理想的总统夫妇”，他兴致高昂地把处在权力顶峰的肯尼迪总统送到了德克萨斯，现在却不得不用盒子把他运送回来。想到这里，斯温代尔不禁瘫软在坐席上。他从小就热爱飞行，飞行学校毕业后进入军事空运局，当上了空军部长的特勤飞行员，后来又获得了驾驶空军一号的机会。现在这段梦幻般的旅程终于告一段落，他的一腔热情也化为了乌有。现在驾驶这架飞机和开一辆公共汽车无异，他只是在干着运送旅客的活。飞到田纳西上空时，天完全黑了，斯温代尔产生了一种离群索居的感觉。驾驶舱后面坐着（他这样想到）总统、第一夫人、副总统和约翰逊夫人，没有哪个机长担负过如此沉重的责任，他不确定自己能否顺利地飞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他觉得自己几乎要崩溃了，用他的话说，“对我来说，这更像是一种痛苦的挣扎。”

副驾驶的状况也并不比他好。刘易斯·汉森空军中校是个朝气蓬勃的新英格兰人，汉森的岳母就住在达拉斯。他的岳母刚从中风中恢复过来，汉森决定在车队游行时跟她打个电话。岳母在电话中哭着对他说：“肯尼迪被人杀害了！”听到这话，他不禁怀疑起岳母是不是疯了。打开电视以后，他觉得自己也快要疯了。回到机场以后，他一心想着要尽快离开德克萨斯（好像空军一号的机身随时会受到机关枪的扫射似的），等待萨拉·休斯的过程中，他两次自说自话地发动起引擎。斯温代尔操纵起仪表盘之后，他机械地用手指触摸着自己的头盔，不断调整着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方向。飞行员们没有相互说话。罗伊·凯勒曼上前坐在弹簧式座椅上，三个人开始聊起暗杀者的目的，不过他们很快就不聊了。他们连自己的声音都不敢相信。驾驶舱内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罗伊静静地退了回去。

洋红色的暮光转变成橄榄色，然后越变越黑。当最后一缕阳光褪去以后，夜晚悄然而至。两位飞行员望向窗外，看着包罗万象的天空，他们看到的東西还真不少，过去的十天天都很好。土星不离不弃地尾随着月亮，木星高高地挂在北卡罗莱纳州和南卡罗莱纳州的领土之上，芝加哥的上空出现了北斗七星，堪萨斯州显现的则是红色的大角星。仙后座和飞马座不时在他们上空闪现，但最亮的无疑还是蓝色的御夫座，御夫座是天上最大的恒星，这天晚上特别耀眼。当总统坐机飞向西弗吉尼亚的时候，御夫座雄伟地出现在了东北方一千英里处波士顿的上空。

驾驶舱后面的信号员约翰·特林布可没时间遐想，他的通信台上放着三部电话转接装置，可以用汉森的超高频和甚高频通道进行对话，但这还远远不够，华盛顿的所有官员似乎都急着和空军一号通话。信号员既是技师，又是飞机上的电话转接员。从斯温代尔收起起落架的那一刻起，铺天盖地的通话请求就进来了，特林布必须决定允许谁和谁通话，控制起空军一号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政府大楼和白宫之间的语音连线。特林布的胳膊旁边放着乔治·伯克利医生、罗伊·凯勒曼、戈弗雷·麦克休、马尔科姆·基尔达夫、特德·克利夫顿、克林特·希尔和鲁弗斯·

扬布拉德的通话请求，华盛顿那边的杰里·贝恩、沃尔特·詹金斯、詹姆斯·罗利和塔兹维尔·谢泼德也急切地要求和机上通话。特林布很熟悉总统团队的人，他知道这些人的等级划分。他认识林登·约翰逊，但是对他的手下不是怎么了解，不知道可以找理由打发掉哪些人。他只知道这些人都是新总统的班底，每个人都说自己的事情非常紧急——作为现役军人的特林布必须在他们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个几乎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只凭听到的口音来进行判断——德克萨斯口音越重，电话接通的机率也就越高。

有些通话是无关紧要的。阿尔伯特·托马斯众议员让秘书把公寓钥匙放在门垫下面，杰克·布鲁克斯众议员希望和妻子联系上，一些通话有关于约翰逊总统即将展开的工作。莱姆·约翰斯给白宫通讯处下了几道命令，比尔·莫耶斯和沃尔特·詹金斯以及麦乔治·邦迪通了话。（特德·克利夫顿也和麦乔治·邦迪通了话，他问邦迪是否出现了国际性的阴谋。这样问不是很妥当。特林布的转接台不保密，电话连线的内容很容易被窃听。邦迪干脆地说五角大楼有自己的工作步骤，让外人不要横加干涉。）不过绝大部分的电话内容还是有关于肯尼迪的。克利夫顿检查了奥尼尔合金棺材上的断裂把手，认为无法抬着棺材走下下机通道。他让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在停机坪上准备一辆起重机，方便运送棺材。克林特·希尔让卡洛琳·肯尼迪和小约翰·肯尼迪等在第十五街三〇四四号奥金克洛斯夫人的家里。乔治·伯克利医生建议肯尼迪夫人的私人医生约翰·沃尔什来机场迎接总统夫人。贝恩命令凯勒曼在棺材送抵政府大楼之前一直陪伴在棺材左右。还有许多电话与“直升机运送”有关，白宫方面觉得总统的棺材很可能通过直升机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运送到政府大楼。

这个假定是不准确的，肯尼迪的尸体业已决定由救护车运送，只是混乱的局面被由谁来移动尸体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剧了。各兵种之间的对抗无处不在，甚至连总统的死都无法缓解这种对抗。伯克利医生让塔兹·谢泼德通知贝塞达海军医院。克利夫顿向军医处处长莱昂纳德·希顿医生提出，尸检应由沃尔特·里德医疗中心进行。（希顿意识到了其中

存在的冲突，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寻求他的建议，艾克回应说因为不知道谁在管事，军医处最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派人去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做好万全的准备。) 空军在华盛顿没有医院，但戈弗雷·麦克休却热衷于参加那天下午惹起的各种争论。戈弗雷打电话要求派辆救护车，救护车指派部门的一个低级别官员以特区法律禁止用救护车运送尸体的理由驳回了戈弗雷的请求，尸体都是由死者遗孀自备的灵车运送的。谁都不知道这个官员是谁，他的声音已经被几个转接台的转接弄得失了真。戈弗雷不在乎这个官员是谁。“只管派辆救护车来，”他厉声说，然后他又辛辣地讽刺了一句，“别担心法律上的事情，我会支付罚金的。”^①

驾驶舱后面的职员休息室里，有的人紧张，有的人伤心，还有的人很冷漠。马格西·奥里里蹲伏在左边靠窗的座位上，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伊芙琳·林肯哭个不停。这里的人都知道奥斯瓦尔德是在达拉斯被捕的嫌犯，但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即便他是真凶的话，他的动机仍然是晦涩不清的。

尘埃落定以后，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要向前看，他们必须冀望于明天，这是他们的任务。接着又开始回首，为过去一天的损失而感到绝望。飞机上的人对此事件的回忆相差很大。因为机上的窗户全部都拉了下来，没人能说得清太阳是何时落山的，大伙似乎都生活在虚无之中。每个乘客都有着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都有一定的真实性，也符合他们每个人的特点。帕姆·特努尔认为这是其人生中最长的一段旅程，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对忙于工作的玛丽·费默来说，这段旅程非常的短暂。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感受着强烈的恨意。瓦伦蒂后来把这两个小时描述为“完全的混乱”，查克·罗伯茨说“机舱里群情激愤”，马尔科姆·基尔达夫则说“这是我坐过的最为病态的航班”。用机组成员制服换

① 实际上根本不用支付罚金。没有验尸官的允许，哥伦比亚特区禁止用救护车运送尸体，不过特区警察局在特区和周围的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代理验尸官的角色，派救护车的小事不用劳烦飞机上的人就能解决。从发生的情况来看，法律完全被曲解了。戈弗雷的话表明飞机上有许多意图在危机的当口表现一下的人。——原注

下受损衣物的克林特·希尔忧郁地看着过道两边。后来他曾经这样说：“的确非常非常病态，肯尼迪手下和约翰逊手下之间的气氛几乎一触即发。”

“压力下必须保持优雅。”躺在奥尼尔棺材里的人很喜欢这句格言。肯尼迪总统死了以后，群龙无首的职员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和平共处，一些人撕去了表面的伪装，肯尼斯·奥唐纳表现得最为直接。约翰逊先后两次让莫耶斯找奥唐纳和奥布莱恩过去和他谈谈，但都被他们拒绝了。麦克休大步走到新闻记者席旁边，找到正在发表医院观感的查克·罗伯茨和梅里曼·史密斯身旁，让记者们知道自己对已故总统的忠诚。“希望你们记录下来，”麦克休敲着他们之间的桌子，字斟句酌地说，“整个行程中我与肯尼斯·奥唐纳、拉里·奥布莱恩、戴夫·鲍尔斯都和总统——肯尼迪总统待在机舱后面。”特德·克利夫顿到机舱尾部为约翰逊总统跑腿。肯尼斯脸上挂不住了：“为什么不回去侍候你的新主子啊？”克利夫顿问麦克休：“他这发的是哪门子邪火啊？！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使命而已。”

莫耶斯不在职员休息室，但对休息室里的明争暗斗心知肚明。约翰逊的贴身男仆保罗·格林不安地靠在前舱壁的隔板上，眼睛紧盯着总统的旅行用手提包。既然行李不受欢迎，它的看守者自然也会被当作是侵入者了。尽管格伦是个特拉华人，但他不妨还是戴上顶大帽子为好。^①在这个两极分化的小世界中，没有办法置身事外，无法保持中立，每个人都被打上了支持肯尼迪或是支持约翰逊的标签，有时这种认定完全是荒诞不经的。约翰逊的人觉得玛丽·加拉格尔和所有的爱尔兰人一样脾气很坏——他们私下称之为“玛丽的坏脾气”，但事实上加拉格尔只是她的夫姓，玛丽·加拉格尔是个意大利人。

玛丽的愤怒却是实实在在的。整理思绪时她听见了来自特等舱的电视声，尽管播音员的声音听不太清，但某位德克萨斯参议员的大嚷声却明明白白地传了出来，“哦，简直太棒了！”她惊呆了。两个肯尼迪总统

① 特拉华州是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个州，在此表明一种民主共和的气氛。

的随员看见了她的表情，对她怒目而视。眼神接触只维持了短短的几秒钟，但已经足够了，这是种互不服气的态势。作为达拉斯当地人的玛丽·费默感到异常痛心，极力想让双方达成和解，于是下令给肯尼迪的随员们送汤过去。肯尼迪的随员们摇摇头，紧闭双唇。他们需要的不是汤，而是和约翰逊的人休战。

飞行前一个小时，机舱里只听见克利夫·卡特在说话，克利夫口述了林登·约翰逊从半夜十二点半开始的所有行踪，玛丽·费默用两台打字机中的一台把克利夫的口述打了下来。克利夫的声音无论怎么说都不算难听，事实上还相当轻柔，问题出在他的巴斯特罗普口音上。这种口音听上去完全不像是英语，简直是像在说外语。对新英格兰人来说，这种话比牛津腔还要难懂，“哪你”、“是情”、“系的”，最可气的是他还老爱把“肯尼迪”说成是“金尼迪”。但这种时候任何声音听上去都会像杂音一样，玛丽很清楚这一点。听着打字机键盘吭吱吭吱的声音，她愈发不安起来。她讨厌噪音，讨厌这台打字机。她局促不安地扭动着身体，希望找到另一种打字的方法。

莉兹·卡彭特便找到了另一种方法。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是个人侵者，虽然意识到死亡才是真正的人侵者，但她还是痛下决心，决定不为死亡而分神。她觉得打字机的响声是不得体的，因此没有用第二台打字机。她重新起草的是总统下飞机以后面对摄像镜头所要用到的发言稿，尽管负责的发言稿比较紧急，但她还是决定用蜡纸刻下来。她翻找着钱包，从钱包里找出大号的瓢虫卡——边角上印着小鸟外形的白色卡片，卡片上的字是她在从帕克兰医院到爱田机场的疯狂旅程中匆匆写下的，上面的字大多数已经辨认不清了，她皱着眉，试图回忆起自己想写的话：

她看着卡片：

这是（辨认不清的地方）

（辨认不清的地方）悲伤的时刻

无论对美国人民还是对我个人来说

这都是个天大的悲剧——

我会尽力

拿出所有力量为美利坚合众国而奋斗

另外希望能得到——

上帝和你们所有人的帮助——

费力地刻完第二张蜡纸以后，莉兹·卡彭特把蜡纸交到了特等舱。约翰逊把蜡纸交给莫耶斯，让他誊写下来做几处改动以后转交给玛丽·费默，由费默打在一张五厘米长三厘米宽的卡片上。约翰逊对打印下来的东西仍然不是很满意，讲话稿似乎还缺了点什么。在瓦伦蒂的注视下他仔细地琢磨了一遍卡片上的讲话稿，在把卡片塞进侧兜以前，总统改写了讲话稿的结束语。他把结束语改为：“我希望得到你们所有人的帮助——也希望上帝能帮帮我。”

约翰逊忙个不停。他一会儿把巨大的身躯靠在颜色柔和的壁板上，一会儿在特等舱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坐在桌子前打电话，一会儿在铺着地毯的过道上和来自德克萨斯的众议员交换看法，一会儿又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屏幕。电视的接收信号很不好，播音员的图像模糊不清，声音效果也很差。手指灵巧的乔·艾尔斯调整了电视机的接收信号，但效果并不大，有几分钟电视没了声，屏幕也完全黑了下来。

周遭的动静也很大，许多人在机舱里来回走动，不断有人到特等舱来找他，瓦伦蒂、玛丽、克利夫顿和基尔达夫也不时在特等舱里走进走出。航程快结束的时候，克利夫·卡特才在特等舱里安顿下来。约翰逊夫人、艾尔斯、鲁弗斯·扬布拉德和比尔·莫耶斯四人一直围绕在总统左右，总统对莫耶斯说，接下来几天世界上的人将会热切地关注着自己，一定不能让莫斯科注意到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有什么变化，同欧洲的友好关系也将持续下去，稳定的过渡是必需的。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一日早晨，当选众议员曾经在奥斯汀这样说：“我不会在世界上引起冲突，也不会大刀阔斧，对美国进行变革。”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没有改变他

的态度。他不是个锐意进取、非常有想法的人，但他意志坚定，办事果断，能把事情给做好。

做好延续前任政策的打算以后，约翰逊总统在飞机上做了几个决定。有人提议禁止媒体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进行采访，他猛烈地摇了摇头，说“不能让别人以为我们在害怕”。快到宾西法尼亚大道之前他决定和核心层阁员开几个会。因为自己的民主党背景，他想到了党派问题。“光是民主党人参加还是两个党的人都参加？”白宫的准备人员问。“让两个党的人都来参加吧。”他回答道，然后让莫耶斯到拉里·奥布莱恩那里拿人员名单。结果这个会议成了那天晚上白宫唯一的会议。起初总统想让白宫的雇员全都参会，邦迪强烈反对，他说很多人还没从失去肯尼迪总统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奥布莱恩也对莫耶斯说了同样的话。莫耶斯同意了他的观点，约翰逊总统也及时收回了成命。他对内阁人员还不是很了解。他让克利夫顿通知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三个阁僚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和邦迪到安德鲁空军基地迎候他，克利夫顿告诉他腊斯克无法前来。无法前来的原因显而易见。邦迪或从奥布莱恩那里得到消息的莫耶斯迟早会告诉他十六名阁僚的飞机还在太平洋上空。约翰逊下令让载有阁僚的飞机马上飞回华盛顿，得到的答案是他们已经在往回赶了。

约翰逊总统在形势最为复杂的情况下得知，总统是没有丝毫隐私的。国家事务和个人事务很容易交织在一起，而且常常出现在人们的对话中。前一刻约翰逊总统还在听约翰·麦科恩报告中央情报局的日常事务，紧接着鲁弗斯·扬布拉德便闯进来告诉总统夫妇他们的两个女儿没有受到伤害，露茜在大教堂女子学校安然无恙，琳达在奥斯汀——听说琳达去州长大厦安慰两个丧父的幼子以后，约翰逊夫人流露出了母亲的自豪感。约翰逊说他希望特工把两个女儿马上保护起来。扬布拉德告诉他特工都已经到位了。鲁弗斯仍旧觉得总统应该在白宫过夜，但约翰逊明智地拒绝了。

“这样做太骄横了，”他说，“我暂时不会去白宫住的。”

鲁弗斯仍然想争论，他说他必须考虑到“总统的安全”。

“我知道安全是第一位的，”总统说，“但你们不是一样也能把榆树

山庄保卫好吗？”扬布拉德说他们的确能。

解决了家里的事情以后，约翰逊回到了模糊的屏幕面前。电视屏幕像雨打的窗玻璃一样模糊不清，声音异常的杂乱。电视台已经建立了特殊时期的播出模式，它们取消了葬礼之前的一切商业节目，插入了政客们对肯尼迪的赞誉、对街头老百姓的专访以及肯尼迪生活和官场上的辉煌时刻。电视台不时播放一些令人心碎的消息。斯托顿拍摄的新总统宣誓的照片出现在了屏幕上，接着又播报了驻波恩美军司令命令手下严防东欧进攻的新闻，奥斯瓦尔德的背景也被挖出来了。他在苏联待过，还申请成为苏联公民，在新奥尔良进行过支持卡斯特罗的活动，这些消息很快就人尽皆知了，但它们同暗杀总统之间的关系却仍不明朗。

克利夫顿清了清嗓子，他告诉总统拿着核手提箱的人也上机了，并详细解释了箱子的结构。约翰逊点点头，朝惹人气恼的屏幕看了看。机舱里的情况混乱不堪，到机舱后面的人不断从特等舱外面经过。约翰逊总统占据了肯尼迪总统的空军一号总统办公室，但肯尼迪总统的雇员却穿着或拿着血迹斑斑的衣服从约翰逊总统夫妇中间穿过，跑向新寡的第一夫人。伯德夫人独自坐在斯托顿放照相机的沙发上，感觉自己变成了两个人，她觉得“非常镇静”，“好像站在空气稀薄的山顶上，心目中出现了描绘出的每一个细节，但又伴随着梦游般的感觉”。显然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却又好像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她让人找来了莉兹·卡彭特，她说她想看看自己的一些笔记。莉兹知道伯德夫人只是想找个伴而已。莉兹预料到落地后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对新的第一夫人说：“到那以后，有人也许会让你讲话。”约翰逊夫人想了想后说：“我觉得这只是场噩梦，但我们必须积蓄力量继续向前走。”莉兹说：“这样说很好。”于是把这段话记了下来。

约翰逊命令扬布拉德至少派一名特工守卫棺材。鲁弗斯告诉他贝恩在罗伊·凯勒曼的建议下已经做了安排，把克林特·希尔、保罗·兰迪斯和马格西·奥利里配给了遇刺的总统及总统遗孀。接着他又招来了莫耶斯，他告诉莫耶斯自己还无意使用总统卧房，也许肯尼迪总统的遗孀还想进去整理一下呢。绅士风度的莫耶斯把约翰逊总统的意思转达给了杰